

冯克诚 王海燕 主编

插图二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

青少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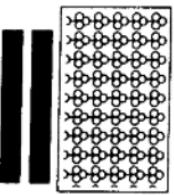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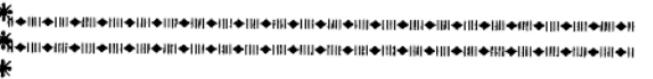
22

黑 白 之 间

—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与奸臣（之二）



青海人民出版社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目 录</h2> <table border="0"><tr><td>* 愚而不愚的汲黯.....</td><td>(1)</td></tr><tr><td>* “千古小人之鉴”江充.....</td><td>(7)</td></tr><tr><td>* “折槛”朱云</td><td>(11)</td></tr><tr><td>* 不通“世故”的盖宽饶</td><td>(14)</td></tr><tr><td>* 愚直圆滑的郅恽</td><td>(18)</td></tr><tr><td>* “跋扈将军”梁冀</td><td>(24)</td></tr><tr><td>* 忤旨澄冤的寒朗</td><td>(32)</td></tr><tr><td>* 奴视公卿的董卓</td><td>(34)</td></tr><tr><td>* 曹魏安边大将苏则</td><td>(45)</td></tr><tr><td>* 晋朝第一奸臣贾充</td><td>(48)</td></tr><tr><td>* “直言取祸”的周𫖮</td><td>(57)</td></tr><tr><td>* 忤旨赐死的沈怀文</td><td>(62)</td></tr><tr><td>* 生性猜忌残忍的侯景</td><td>(67)</td></tr></table>	* 愚而不愚的汲黯.....	(1)	* “千古小人之鉴”江充.....	(7)	* “折槛”朱云	(11)	* 不通“世故”的盖宽饶	(14)	* 愚直圆滑的郅恽	(18)	* “跋扈将军”梁冀	(24)	* 忤旨澄冤的寒朗	(32)	* 奴视公卿的董卓	(34)	* 曹魏安边大将苏则	(45)	* 晋朝第一奸臣贾充	(48)	* “直言取祸”的周𫖮	(57)	* 忤旨赐死的沈怀文	(62)	* 生性猜忌残忍的侯景	(67)
* 愚而不愚的汲黯.....	(1)																											
* “千古小人之鉴”江充.....	(7)																											
* “折槛”朱云	(11)																											
* 不通“世故”的盖宽饶	(14)																											
* 愚直圆滑的郅恽	(18)																											
* “跋扈将军”梁冀	(24)																											
* 忤旨澄冤的寒朗	(32)																											
* 奴视公卿的董卓	(34)																											
* 曹魏安边大将苏则	(45)																											
* 晋朝第一奸臣贾充	(48)																											
* “直言取祸”的周𫖮	(57)																											
* 忤旨赐死的沈怀文	(62)																											
* 生性猜忌残忍的侯景	(67)																											

“敏正忠直”的古弼	(95)
贪鄙妄为的杨素	(98)
治政严明敢忤皇帝的刘行本	(110)
“骨相不当贵”的赵绰	(113)
“轻薄公子”字文化及	(115)
安于贫贱的王珪	(120)
“口蜜腹剑”李林甫	(125)
“因缘椒房之亲”的杨国忠	(132)

憨而不愚的汲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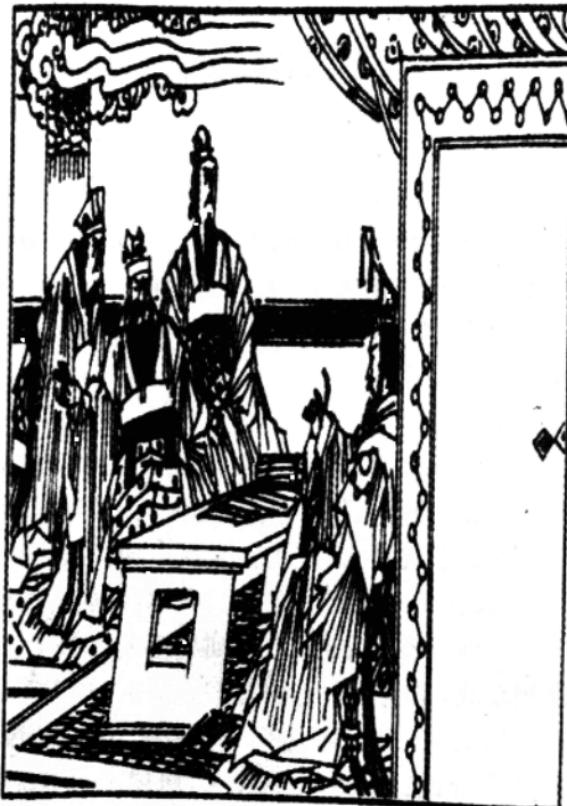
汲黯，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历史上少有的直臣。甚至直率得已经达到憨的地步。但他憨而不愚，不结党，不营私，治民律己都以黄老之道为准，所以他虽然面揭武帝之短，直斥权臣之奸，却能得到雄武之主的容忍，终于得享天年，死后还受到皇帝的怀念。所以直臣之直，首先是立身正直。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他的先人很受古时卫国国君的宠信，到汲黯一共七代，代代为卿大夫。汲黯凭借父荫，在汉景帝时担任太子洗马，以庄重为人所敬惮。汉景帝去世时，太子即位（即汉武帝），汲黯为谒者。东越各国相攻战，武帝派汲黯去视察。他没有到东越，只走到吴郡就回来了，汇报说：“东越人互相攻战，是他们本来的习俗，不值得让天子的使者去视察。”河内郡失火，绵延烧毁了一千多家，武帝派汲黯前往视察，他回来报告说：“百姓家中失火，房屋相临比而延烧，不值得担忧。臣经过河南郡，河南的贫民为水旱灾害所伤者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行事，持节打开河南仓库的粮食，以赈济贫民。臣请求归还节杖，并伏矫诏之罪。”武帝

表示赞许而赦免了他，迁为荥阳县令。汲黯以当县令为耻，借病告归乡里。武帝听说了，就召拜为中大夫。因为他屡次直言进谏，不能久留在朝内，就迁为东海郡太守。

汲黯学黄

老之言，为官理民，好以清静为治，选择适当的属吏而委任以政事。他的治理，只是责以大体，不苛求小节。汲黯好得病，躺卧在内阁中不出来。过了一年多，东海郡大为治理，为人所称道。武帝听说，召入朝廷为主爵都尉，位列于九卿。治事仍是无为而已，弘张大体，不拘于琐细的法规。



汲黯为人性格倨傲，少礼节，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合于

自己心意的他能优礼相待，不合自己心意他连见一见都不能忍受，士人也因此不依附他。但他很好学，游侠，崇尚气节，品行修洁，好直言进谏，屡次触惹得皇上发怒，常仰慕傅柏（汉景帝时梁国人，为梁孝王将，生性亢直）、袁盎（汉景帝臣，史称其为人大体慷慨）的为人。与灌夫、郑当时和宗正刘弃交好。也因为屡次直言进谏，不能久居其位。

在那时，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谒见，田蚡都傲慢不为礼。可是汲黯见田蚡未尝施拜，经常只是一揖。汉武帝正在招募文学儒者，总是说“我欲如何如何”，汲黯回答说：“陛下心内多欲而外表好施仁义，为什么要效仿唐尧、虞舜之治呢！”武帝默然，气得脸色大变，为此罢朝。公卿大臣都为汲黯担心。武帝退下之后，对左右说：“汲黯的憨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指责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陷主上于不义的么？况且我已经身在其位，纵使珍惜自己的性命，也不能辱没朝廷呀！”

汲黯多病，病将满三月，武帝曾几次批准他回家养病，但他始终没有养好。最后一次生病，庄助为他告假。武帝说：“汲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助说：“如果让汲黯居官任职，他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但假如让他辅佐年少的君主，就好比坚守城池一样，招之不能使他来，挥之不能使他去，虽然是自以为有孟贲、夏育之勇，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武帝说：“是的。古时有社稷之臣，象汲黯，就有些近似了。”

大将军卫青为侍中，武帝坐在茅厕中接见他。丞相公孙弘私下求见，武帝有时连冠都不戴。至于象汲黯求见，武帝不戴冠是不接见的。武帝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武帝没

有戴冠，望见汲黯，赶紧躲入帐中，让人批准他的奏章。他就是这样被武帝所礼敬。

张汤正因为改定律令被任命为廷尉，汲黯屡次在武帝面前指责张汤，说：“您身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抑制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空虚，这两者你一样也做不到。你明知不对而苦心成之，析言破律，以就其功，你为什么把高皇帝的法律胡乱更改呢？您恐怕要因此而断绝后代了。”汲黯有时与张汤辩论，张汤之辩常在对词句字眼的琐碎苛求上，而汲黯所持议论又过于亢直高旷，不能使张汤屈服，他便忿怒地骂道：“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当公卿大臣，果然如此。让天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一定是张汤了！”

这时，汉朝正开始征讨匈奴，怀柔四夷。汲黯主张国家不要多事，乘武帝闲暇，常建议与匈奴和亲，不要兴兵。武帝正向慕儒术，尊崇公孙弘。等到事情越来越多，吏民就开始投机取巧了。武帝便又研究法律，而张汤等人就凭借屡次请求处决犯人而得到宠幸。可是汲黯经常诋毁儒术，当面揭发公孙弘等行摊诈伪、耍小聪明，以阿顺取悦于皇上，而刀笔吏专门深文周纳，陷人于罪，使人不能明了真相，只以压服百姓为功。可是武帝越发赏识公孙弘、张汤。公孙弘、张汤心里恨透了汲黯，心想就是武帝也不会喜欢他，便打算借故诛杀他。公孙弘为丞相，便上言说：“右内史所辖境内多有贵人宗室，难于治理，除非是素有重望的大臣就不能胜任，建议改汲黯为右内史。”汲黯当了几年右内史，官事毫无废辍。

大将军卫青地位越来越尊贵，他姐姐又当了皇后，可是汲黯依然与他抗礼。有人劝说汲黯道：“从天子那里就希望群臣

屈身于大将军，大将军地位越来越尊贵，您不可不下拜。”汲黯说：“以大将军而有行揖的客人，难道他就不尊贵了么。”大将军听说了，更加敬重汲黯，屡次请教国家朝廷的疑难问题，对待汲黯胜于平生好友。

淮南王刘安图谋造反，但忌惮汲黯，说：“他好言进谏，守节操，能为道义而死，很难用错误的道理迷惑他。至于要说服公孙弘，那就象拔掉幼芽、振落枯叶一般容易。”

武帝既然屡次取得对匈奴的胜利，汲黯的话就更加听不进去了。

开始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张汤只是个小吏。等到公孙弘、张汤渐渐贵显，与汲黯为同位，汲黯又攻击公孙弘、张汤等人。不久公孙弘官至丞相，封为列侯。张汤官至御史大夫。当年的丞相吏属都与汲黯为同列了，甚至尊贵受重用超过了汲黯。汲黯心中不服，不能没有一些怨望之情，见了武帝，就上前言道：“陛下使用臣子好象堆积柴薪，后来者居上。”武帝默然不语。等到汲黯退下，武帝说：“为人果然不可不学，看汲黯说的话，他的憨气更厉害了。”

过了不久，匈奴浑邪王率领部属归降汉朝，汉朝发车二万辆迎接。官府没有钱，就从民间赊借马匹。有的百姓把马匹隐藏起来，马匹不能备足。武帝生气了，要斩长安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有斩了汲黯，百姓才会拿出马匹。而且匈奴背叛他们的君主而投降汉朝，汉朝可以让沿途各县用驿车递送，何必搞得天下骚动不安，使得中国敝弊以服事夷狄之人呢！”武帝不说话了。等到浑邪王来到，商人与他们做生意，坐罪当死者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单独接见，见于高门殿，说：

“匈奴攻打要路关塞，断绝和亲，中国兴兵讨伐，死伤者不可胜计，而军费多达数百万。臣以为陛下俘虏了匈奴人，一定都作为奴婢赐给了从军死难者的家属；所虏获的物品，也一并赐予，以慰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现在没有做到这些，浑邪王率领数万之众来降，陛下空虚府库以赏赐，征调良民以奉养，待他们犹如骄子一般。愚民哪里知道在长安城做买卖，会被执法吏认做私运违禁物品出边塞呢？陛下既然不能取匈奴的资财以告慰天下，又以苛细之法杀死无知之民五百余人，正所谓‘为了庇护树叶而伤害树枝’，臣很以陛下为不可取。”武帝默然，不肯同意，说：“我很久没有听说汲黯讲话，如今又开始胡说了。”过了数月，汲黯触犯了小法，正赶上赦令而只被免除了官职。于是汲黯隐居于田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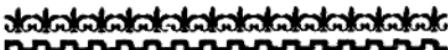
过了几年，正值改行五铢钱，百姓有很多偷铸的，以楚地为最甚。武帝认为淮阳是楚地的属郡，就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伏地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屡次强行授任，然后他才奉命。武帝召见汲黯，汲黯对着武帝哭泣道：“臣以为至死也不会再见到陛下了，想不到陛下又录用为臣。臣常有病，没有能力担任郡中政事，臣愿意充任中郎，出入宫禁，为朝廷补过拾遗，这是臣的愿望。”武帝说：“您瞧不上淮阳么？我现在不是已经召您回朝廷了么。只是淮阳的官吏与百姓合不来，我只想借用您的重望，卧在床上就可以治理好的。”汲黯辞行以后，拜访大行长官李息，说：“汲黯被抛弃到郡中，不能参与朝廷的议政了。但御史大夫张汤，其智慧足以拒谏，其诡诈足以饰非，专务巧佞之语，诡辩之辞，不肯持正为天下人说话，一心阿顺主子的意愿。主子不喜欢的，他便诋毁，主子喜欢的，他就赞誉。他

好兴起事端，舞弄文法，内怀奸诈以操纵主子意图，外靠贼吏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您位列九卿，不早上言，就会与他一起受处罚了。”李息害怕张汤，始终没有敢上言。汲黯在郡中按照老章程治理，淮阳政治清明。后来张汤果然垮台，武帝听到了汲黯对李息说过的话，就按律治罪李息。命汲黯以诸侯国相的官秩继续治理淮阳。七年后汲黯就去世了。

汲黯死后，武帝因为他的缘故，提拔他的弟弟汲仁官至九卿，其子汲偃官至诸侯相。汲黯姑母家姐姐的儿子司马安，年轻时和汲黯一起为太子洗马。司马安巧于仕宦，做官四次为九卿，后来以河南太守去世。兄弟们凭借司马安的关系，同时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人。濮阳人段宏，开始奉事盖侯王信，王信信任他，他也两次官至九卿。可是卫地人当官的都敬畏汲黯，甘拜汲黯的下风。



“千古小人之鉴”江充



江充，汉武帝时人。他以告讦诬陷起，从亡命街徒爬到了九卿，就是因为他遇上了一个以整人为“忠直”的汉武帝。有人曾想替江充翻案，说他是汉武帝改革政策的支持者。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江充“打击豪强”的目的是逢迎主子的意旨，最终实现自己的权力欲。他是历史上的极

“左”派，打着忠于皇上的旗号，大兴冤狱，冤杀数万人，搅得举国惶惶，最后竟逼得皇太子走上绝路。他身死族灭的下场，实在是千古小人之鉴。

江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江充本名江齐，有个妹妹善于鼓琴和歌舞，嫁给赵国的太子刘丹。江齐有宠于赵敬肃王刘彭祖，为王宫的上客。

过了很久，太子怀疑江齐把自己的阴私告诉了赵王，便与江齐翻了脸，派官吏追捕江齐，没有捕获，就逮捕江齐的父兄下狱，经过审讯，都处斩于市。江齐于是逃亡远方，西行入函谷关，改名为江充。“他直奔朝廷，告发赵太子与同父姐姐和赵王的后宫奸淫乱伦，勾结各郡国的豪强不法者，劫掠为奸，官吏不能管禁。书奏上，天子大怒，派遣使者以诏命调发将士包围了赵国王宫，收捕太子刘丹，移解关押在魏郡的诏狱中，由魏郡的官员和朝廷委派的廷尉联合审讯，依法应处死刑。

赵王刘彭祖，是汉武帝的异母兄长，上书诉讼太子的罪，道：“江充是逃亡的小臣，苟且而行奸造谣，激怒圣上，企图借助于万乘之尊而报复私仇，即使将来受到烹醢的惩罚，他也不打算后悔。臣愿意选取携带赵国的勇敢之士，从大军征讨匈奴，极尽死力，以赎刘丹之罪。”武帝不答应，竟废黜了赵太子。

最初江充被武帝召见于犬台宫，自己要求愿以平时常穿戴的冠服见天子。武帝答应了。江充穿着带皱的轻纱制成的禅衣，衣裾长垂，交结于身后，头戴轻纱制成的冠，上有鸟羽做的帽缨，行步则摇。江充又生得身体魁梧，容貌壮伟。武帝远远望见便觉得不凡，对左右说：“燕赵之地果然多有奇士！”既

至面前，武帝问起当世的政事，很是欣赏他。

江充于是自己请求，愿意出使匈奴。武帝诏问他的具体打算，江充答道：“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制定相应的对策，以敌为师，事情不可能预先策划好。”武帝便任命江充为谒者，出使匈奴。回来之后，又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督察三辅地区的盗贼，查禁超越界线的奢侈行为。当时勋贵外戚及近幸之臣很多奢侈越度，江充全部都举报弹劾，奏请没收他们的车马，让他们亲自待命于禁卫军，准备讨击匈奴。奏章被批准。江充便移送公文与光禄勋中黄门，捉拿应当去禁卫军报到的有名的近臣、侍中，又命令门卫，禁止他们不许随便出入宫殿。于是贵戚子弟们惶恐不安，都见皇帝叩头哀求，愿意交纳金钱赎罪。武帝同意了，命令他们各按官秩等级交纳金钱给禁卫军，总数达数千万。武帝认为江充忠诚刚直，奉法不阿，所出的主意很投合自己的心意。

江充外出，遇见武帝的姑姑馆陶长公主行于皇帝专用的驰道。江充斥问，公主说：“有太后诏命批准。”江充道：“那么只有公主可以走，车骑都不行。”便把车骑全部没收入公。

后来江充随从武帝前往甘泉宫，遇见太子派来向武帝请安的使者乘车马行于驰道中，江充把他送交官府处理。太子听说了，派人向江充道歉说：“不是我爱惜车马，确实是不想让皇上知道这事，认为我平素不管教下属。希望江君宽恕！”江充不听从，便把此事当面奏闻。武帝说：“为人臣子，就应该这样。”于是他大受信用，威震京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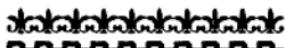
他被提升为水衡都尉，宗族和朋友多有仗恃他的势力的。过了些时候，他因为犯法而免职。

恰逢阳陵人朱安世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太仆公孙敬声从事巫蛊诅咒，牵连到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公孙贺父子都因罪被诛。后来武帝临幸甘泉宫，患了疾病。江充见武帝年已老迈，恐怕去世之后自己被太子所诛杀，便借机捣鬼，奏言武帝的疾病是因为有人搞巫蛊。于是武帝任命江充为使者调查巫蛊的事。江充带着西域巫师，掘地寻求巫蛊诅咒用的木偶人，逮捕行蛊及夜间祠祭鬼神的人；他让巫师装做能看见鬼，故意把酒洒到某处地上，说是有人在此搞巫蛊，然后就逮捕审讯，用烧红的铁钳烙人，强迫人诬服。百姓们以巫蛊互相诬告，官吏就动辄加以大逆无道之罪。因所谓巫蛊之罪而死的前后有数万人。

当时武帝的年纪已高，怀疑左右的都搞巫蛊诅咒他；被怀疑的人不论有无此事，没有敢替他们讼冤的。江充既已明白武帝的心思，便上言宫中有蛊气，先调查后宫中不受宠幸的诸夫人，按次序轮到失宠的皇后，接着便到太子宫中掘蛊，居然发掘出一个桐木雕的偶人。太子吓坏了，无法表白自己，便逮捕江充，亲自处死他，骂道：“赵国的奴才，陷害了你的国王父子还不满足吗，竟又祸害起我们父子了！”太子竟因此而败亡。后来武帝知道是江充捣鬼，便灭了他的三族。



“折槛”朱云



朱云，西汉时有名的直臣。他少年任侠好勇，中年改节读书，由豪侠而为名儒，夺席谈经，名震儒林。汉成帝时，他斥皇帝的师傅张禹为佞臣，请斩佞臣之头以励臣节，成帝命御史赶他下殿，他攀住门槛硬不肯走，于是“朱云折槛”成了流芳千古的佳话。

朱云，字游，鲁人，迁居平陵。年轻时结交游侠，借助宾客为自己报仇。身高八尺有余，仪容伟岸，以勇力闻名。到四十岁时，他竟改节跟从博士白子友学《易》，又师从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都能传习师业。性倜傥有大节，世人因此很尊重他。

汉元帝时，琅邪人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名嘉者上封事，说“治理之道在于得贤，御史大夫这官职，是宰相的副手，位在九卿之上，不可不慎重选择。平陵人朱云，材兼文武，忠正而有智谋，可让他以六百石的官秩试任御史大夫，以尽其能。”元帝便把这建议交付公卿研究，太子太傅匡衡答复，说“大臣者，是国家的股肱，为万姓所瞻仰，为明主所慎重选择。古书中说：下等人轻视其尊上的官爵，卑贱的人图谋有权柄的

职位，则国家动摇而百姓不安宁。如今嘉从守丞而图谋大臣之位，想用匹夫徒步之人而超越九卿之上，这可不是尊重国家社稷的举动。古代的帝尧任用大舜，周文王的任用姜太公，尚且试用之后才授于官爵，又何况朱云之流呢？朱云一向好勇力，屡次犯法亡命，他学习《易》倒是颇有师传，但他的作为并没有出奇之处。今御史大夫贡禹洁白廉正，通明经术，有伯夷、史鱼的风范，海内无不闻知，而嘉竟妄乱称赞朱云，想让他为御史大夫，妄相推举，我怀疑他有奸邪之心，此渐不可长，应该交付有司查验以辨明他是什么人。”嘉竟为此坐罪。

这时，少府五鹿充宗很得元帝宠幸，他治学《梁丘易》。从汉宣帝时喜好梁丘氏的《易》说，元帝很喜好，相考辩梁丘氏与其他诸家的异同，就命令五鹿充宗与《易》学各家辩论。五鹿充宗凭着贵宠和利口，诸儒不能与之相抗衡，都借口有病不敢与会。有人推荐朱云，就把他召入。朱云撩衣登堂，昂首而请，音声震动左右。开始辩论以后，他接连驳倒五鹿充宗。所以诸儒为他编了一句词儿：“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此他担任了博士。

朱云迁为杜陵县令，坐故意纵放亡命之罪，赶上赦令被释免。举方正，为槐里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掌握朝政，与五鹿充宗为一党，百官都畏惧他们。只有御史中丞陈咸年少坚持节操，不依附石显之流，而与朱云结好。朱云屡次上疏，说丞相韦玄成贪生保位，无能往来，而陈咸则屡次指责石显。过了一些时候，有司调查朱云，怀疑他示意属吏杀人。群臣朝见时，元帝向丞相询问朱云为治的情况。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暴虐无状。当时陈咸在面前，听见了这话，就告诉了朱云。朱云上书自辩，

陈咸为他改订奏章，让他要求交付御史中丞处理（陈咸为御史中丞）。结果这事交给了丞相处理，丞相属吏调查朱云杀人之罪成立。朱云私自逃入长安，再和孙咸商议。丞相把这事也都揭发出来，奏道：“陈咸为宿卫执法之臣，有幸得以进见，他泄漏所闻，私自透露给朱云，为他改订奏章，想让他要求由自己来，后来陈咸知道朱云是亡命罪人，却仍然和他勾通，使得至今逮捕不到朱云。”元帝于是把陈咸、朱云交付狱吏，免死为城旦。陈咸、朱云便被废锢，终元帝之世不被起用。

到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皇帝师傅的资格位至特进，极为尊贵。朱云上书求见成帝，当时公卿大臣都在皇帝面前。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扶皇上，下不能有益于百姓，都是尸位素餐，如孔子所说的‘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一流人物。臣要求陛下赐以尚方斩马剑，斩一个佞臣以儆戒其余。”成帝问：“你要斩的是谁呀？”朱云答道：“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道：“你一个小官居于下位而讪谤长上，在朝廷上侮辱我的师傅，罪死不赦！”御史拉朱云下殿，朱云攀住殿上的门槛，门槛被他拉断。朱云大呼道：“臣得以相从关龙逢（夏桀时忠臣，因谏被杀）、比干（商纣时忠臣，因谏被杀）于地下，也就满足了，只是知圣朝将要怎样？”御史便把朱云拉了下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去印绶，叩头于殿下，说：“这个臣子一向以狂直之名著称于世。假如他说的有理，就不可诛杀；他说的不对，也应该宽容。臣敢以死相争。”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的怒气消解，然后才饶了朱云。后来要修治门槛，成帝说：“不要换了！就把旧门槛修修，以旌表直臣。”

朱云此后就不再仕宦，常居住在户县的颖村中，有时乘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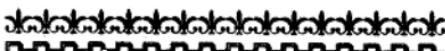
车出来与诸生相游，所至之处都对他很敬重。薛宣为丞相，朱云前往拜见。恭宣备宾主之礼，于是留朱云住宿，从容对朱云说：“您在田野间也没有事，且留在我的东阁中，可以看看天下的奇士。”朱云说：“小生想把我当成你的属吏么？”薛宣就不敢再提这事。

他教授经学，先选择诸生，然后才召为弟子。九江人严望，严望兄长的儿子严元，字仲，能传习朱云之学，都做了博士。严望官至泰山太守。

朱云七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于家中。他病重时不请医不喝药。遗嘱用身上的衣服入殓，棺木只须容身，墓穴只须容棺，只造个一丈五尺的小坟，埋葬在平陵东郭之外。



不通“世故”的盖宽饶



盖宽饶，是西汉有名的刚直之臣，他品行高洁，一心奉公。身为司隶校尉，检举责戚无所回避，使豪门丧胆，京师清净。他对上亢直，遇下有恩，甘贫如素，教子有方。但他的刚直有些不通“世故”，皇上的丈人庆祝新居落成，他弹劾座中大臣嬉闹不敬，弄得主人很扫兴。而这不通世故发展到劝皇上逊位让贤，就难免要有杀身之祸了。